

<<清塘荷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塘荷韵>>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0764

10位ISBN编号：7539920769

出版时间：2004-05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季羨林

页数：3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清塘荷韵>>

作者简介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羨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清塘荷韵>>

季羨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羨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羨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萦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 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

<<清塘荷韵>>

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羨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羨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羨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羨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羨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羨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清塘荷韵>>

<<清塘荷韵>>

书籍目录

辑一 寻根齐鲁辑二 魂断德国辑三 清华梦忆辑四 燕园春秋辑五 拥抱自然辑六
馨香市井辑七 感悟人生辑八 品味书香辑九 履印芳草辑十 收藏落叶

<<清塘荷韵>>

章节摘录

书摘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曖昧。
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

季羨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羨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

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羨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

。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二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履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凭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

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

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羨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

季羨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

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

季羨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

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羨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

年轻的季羨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羨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

季羨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

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

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清塘荷韵>>

好一对深情人。

可惜了。

这是题外话。

季羨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

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

季羨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

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

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

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季羨林自述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

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

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犷厉、粗糙。

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

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

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

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

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

苏州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

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

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苏州之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

他向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我感到惭愧。

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

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间。

近年来，古吴轩着意重振苏州文化的历史荣耀，嘱我谈一谈昆曲艺术。

这个建议使我的心情重归平静，慢慢地翻阅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终于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

文陋心诚，藉以献给美丽的苏州，献给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清塘荷韵>>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 张中行 季羨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不过退一步，不求美，不求富，我也不是毫无所见。

就算是概貌吧，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他通很多，母语即汉语之外，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能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

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

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说大，还有个理由，是这类必须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始能从事的工作，很少人肯做，也很少人能做。

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兴趣广泛，有时也从象牙之塔里出来，走向十字街头，就是说，也写杂文，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

方面这样广，造诣这样高，成就这样大，我这里是想说闲话，只好躲开沉重的，另找点轻松的。

这轻松的是自从我们成为不远的邻居之后我的见闻。

北京大学校园(雅称为燕园)内东北部有六座职工宿舍楼，结构一样，四层，两个楼门，先为黄色，一九七六年地震后修整变为白色。

五座在湖的东部，由南向北排列；一座单干，在湖的北部偏西。

我女儿住东部由北向南的第二座，我自七十年代中期到那里寄居。

其时老北大时期即任数学系教授的申又彬先生住湖北部那座楼，我们有来往。

地震以后不久，申先生因病逝世，申夫人迁走，房子空出，大约是八十年代早期，季先生迁来。

我晨起沿湖滨散步，必经季先生之门，所以就成为相当近的邻居。

可是我不敢为识荆而登门，因为我据以推断的是常情，依常情，如季先生名之高，实之重，也许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吧？就是经过同事兼老友蔡君的解释，我还是没有胆量登门。

蔡君也是山东人，与季先生是中学同学，每次来看我，总要到季先生家坐一会儿。

我本来可以随着蔡君去拜访，仍是常情作祟，有意而终于未能一鼓作气。

蔡君才也高，而举止则慢条斯理，关于季先生，他只说中学时期，英语已经很好。

这就使我想到天之生材，如季先生，努力由己，资质和机遇，总当归诸天吧？ 结识之前，有关季先生的见闻，虽然不多，也有值得说说的。

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是“朴厚”。

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

青年时期，他是很长时期住在外国的，为什么不穿西服？也许没有西服。

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

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

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季夫人也是这样，都市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

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居都称为季奶奶，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

与季夫人为伴，家里还有个老年妇女，据说是季先生的婶母，想是因为无依无靠吧，就在季先生家生活并安度晚年了。

总之，单是观察季先生的家(包括家内之人)，我们的印象会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

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

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

<<清塘荷韵>>

，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

.....

<<清塘荷韵>>

编辑推荐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
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
季羨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羨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清塘荷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